



《北京條約》簽 訂前的石匠島



歷史上，昂船洲不算是一座無名小島。明代郭裴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完稿的《粵大記》，書末附有《廣東沿海圖》，該圖的香港部分離急水門不遠處，便清楚標明「仰船洲」一地。其後出現的廣東沿海圖，大都可見「仰船洲」一名，包括雍正年間的《海國聞見錄·沿海全圖》（陳倫炯編繪）、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志·海防圖》（舒懋官、王崇熙編纂）等。關於該島為何稱為「仰船洲」，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記載「仰船洲山在城東南面，形如仰船」¹，不過亦有專家說島形似「仰船」雖不算錯，卻有點望文生義，並進一步指出「仰船」是昔日漁民維修船舶時把船底反轉之故，這個工序漁民稱為「昂船」²，這或許解釋了「昂船洲」名稱的來源。

事實上，昂船洲西南面的海灘廣闊，沙質亦佳，因而不時吸引漁船在岸邊停泊，修補船艇及網罟，把維修船艇的「昂船」工序命名之說也有一定的可信性。

英佔前的九龍西部

以地理環境來說，九龍西部特別是深水埗至長沙灣一帶，整體和中部不同，後者（特別是九龍城一帶）地勢相對平坦，川流交錯，土地肥沃，故自宋元以來一些氏族相繼在當地定居。惟西部因平地不多，不利大規模開墾農地，故農業難以成為主要經濟收入，這說明了一些自宋代以來已在今天新界定居的大族為何沒有在九龍西部定居、繁衍生息的原因。



然而，這並不表示歷史上九龍西部杳無人煙。清代遷界（1662—1668）後，錦田及龍躍頭的鄧族曾重申他們擁有當地的「地骨」權，顯示在遷界前九龍西部很可能已有一些聚落，並向上述的鄧族繳納地租，致使鄧族在遷界後重新提出擁有地權以延續過往的收入。不過，對於遷界前的當地村落的發展、鄉民的生活情況，以及他們來自何處，如何在九龍西部定居等問題，今天尚未能找到有關的文獻記錄以資說明。

根據今天可考的資料，自清初遷海後至英人佔領九龍的兩百多年間，定居九龍西部一帶的陸上居民大都以客籍為主。大概從17世紀後期起，這些客籍人士先後遷入深水埗至長沙灣一帶，並建立了李屋、鄭屋、黃屋、白薯莨、元州、馬龍坑、九龍塘（約位於今天大坑東球場）及塘尾等大小村落。

較例外的是於今天蘇屋一帶定居、屬本地的蘇氏家族。根據蘇氏族譜記載，早自乾隆四年（1739），其先祖（時年四十九歲）從新安縣城所在的南頭遷至此地，在此之前該族曾居於東莞，卻因故被迫遷離。值得注意的是，蘇氏族譜把今天長沙灣一帶的土地稱為「茅田」，說明除耕地不多外，當時長沙灣附近的農田相當貧瘠。³

另一方面，填海前的深水埗原有一座與大角咀岬角相連的小山，名西角山，山下為小海灣，灣後至荔枝角為一道長長的沙灘（長沙灣亦因而為名），故整體上海濱環境相對優越，因此亦吸引了鶴佬及蛋戶這兩個瀕海而居的族群在深水埗至長沙灣一帶棲息、生活。與蛋戶不同，近代的鶴佬大都已遷上陸地居住，部分更以務農

及飼養禽畜為業，不再以舟為宅；蛋戶則大都仍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業，若有漁穫便在附近靠岸叫賣。

1844年，英籍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年後成為聖公會香港維多利亞第一任主教）曾到訪深水埗及長沙灣一帶，為當地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錄：「這裏的鄉間，耕作具有一定的水平，田裏主要種植蕃薯和類似生菜的捲心菜。小徑彎彎曲曲，兩邊狹窄的籬笆圈着私人屬地，小水溝緊挨小徑。海灘寬敞多沙，相當不錯。人們頭腦開放，舉止純樸，有人還招待我們喝茶……這些零散村莊散落在兩里半的路上，從維多利亞城可以眺望得到。」

整體來說，開埠前的九龍西部不算人煙稠密，人口壓力不大，本地、客籍及水上居民沒有發生重大的衝突乃至械鬥，這表現在當地的村落並沒有像新界很多村落般築起圍牆防範外人，居民一般都能和睦相處，這種關係的結果之一，便是市集的出現，居民互惠互利。

根據嘉慶己卯年（1819）的《新安縣志》，官富司管轄的村莊和地區包括了深水莆（埗），附近的長沙灣、芒角、九龍塘及九龍仔等亦出現在名錄中。如前所述，開埠前的深水埗沒有大幅耕地，也沒有規模相當的村落，惟地名卻見諸縣志，說明當時深水埗大概已有一定發展。綜觀各項因素，這幾乎肯定與經濟活動有關。換句話說，當時深水埗大概已是九龍西部一處市集。另因縣志編纂及搜集有關資料需時，該市集大概早自18世紀後期已具雛型，或甚至更早一些。



19世紀末從深水埗遠眺昂船洲，前方為深水埗市集。

這裏所指的市集與大埔墟（舊稱大步墟）、元朗墟（舊稱圓朗墟）等傳統墟市不同。墟市一般規模較大，有一定的墟期及營業時間（大多數為早上），而市集規模較小，往往只為一條小巷，兩邊為小店舖或房屋，買賣往往在街頭巷尾或水井旁（市井）進行，不過市集一般每天都營業。

除一般農產品及日用品的交易及娛樂消遣外，市集還提供漁農業所需的服務，如各種用具的買賣和修理，其中金屬工具，如採石用的鐵鑿、鐵鑽、鐵鎚和鐵筆等，如有損壞或損耗，工人大都不能自行維修或製造，故市集往往聚集工匠為附近的鄉民修理及買賣各式各樣的工具。隨着市集的發展，附近一帶的水陸交通亦得以開通。

香港採石業

過去曾有一些說法，指香港開埠後，大批客家石匠到昂船洲採石，以供應香港島的建築需要，但島上的石礦在香港島開埠前已經存在，而且有一定的規模。事實上，香港採石業早自開埠前已有相當的發展，石排灣的命名便是與外銷花崗石有關。此外，一些開埠前建成或重修的廟宇，往往可見以「塘」為名的商號的捐助記錄。這些「塘」其實就是石礦場（客家人一般稱石礦場為石塘），例如九龍城侯王廟立於道光二年（1822）的重修碑記中，即見大量有關商號，包括志勝塘、萬和塘、茂興塘、就興塘、達和塘、長興塘、志發塘、義利塘、泗和塘、大順塘、華興塘、萬興塘、就仁塘、泗利塘、潤興塘、勝利塘、順利塘、順興塘、寶和塘、七和塘、美利塘、三合塘、潤和塘、興利塘、順合塘、勝興塘、英利塘、泗興塘和利興塘等。這些商號都沒有註明地區，以一般習慣而言，應是離該廟宇不遠，很可能是位於今天九龍一帶，可見當時採石業已相當蓬勃。當然，這些石礦場未必與昂船洲有關，但說明了採石業在香港開埠前的發展很可能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另根據 1846 年的資料所見，當時香港每月大約有一百艘由七十噸至一百噸重的船隻，滿載由今天所稱的新界地區開採而來的石材離港前往內地，目的地主要是廣州和西江一帶。花崗石雖是粗重之物，卻是當時香港地區唯一的出口產物。石材是建築的重要材料，而所需



的資本卻不多，重要的是能招募合適的打石工人。在《勘建九龍寨城全案》中，作者在其中一份報告（《列折呈候察核未盡事宜稟》，簽署日期為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五日）更清楚指明，「緣九龍出產石料，採運容易，是以工價便宜」，可見當時九龍一帶開採石礦實有一定的優勢。

自英國開始管治香港島以後，隨着維多利亞城的建設，不論填海築路，又或各式各樣的軍事及民事建設，在在需要大量石材，因此具備採石技術與經驗的客籍人士大量從粵東的五華、興寧、梅縣及惠州等地來港（包括九龍）謀生，一些石匠聚居地甚至發展成為村落。根據 1871 年的《政府報告》（*Blue Book*），只是英屬九龍半島的石礦場數目便達八十一處。羅香林在〈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一文中指出，「綜觀港九之偉大建築，或外表全以光面石砌成，或柱礎拱門與石柱欄杆等尤變化多而美觀，成為一種風格，而石砌之海堤與穿山道路工程亦偉，此蓋以港九之地理環境使然，而客家石工石匠，遂得盡其勞力，發揮香港建築之功能」。

昂船洲的採石業

昂船洲沒有水源，不利耕作，惟島上巨石處處，造就了島上一項產業：採石業。有關昂船洲在開埠前的採石業發展，最重要的圖像記錄毫無疑問是法國畫家 Auguste Borget 於 1838 年作環球旅行期間路過香港

所畫的其中一幅畫作。該幅畫可見海港中的一座小島，根據背景（應為香港島）及小島的形狀大小，除昂船洲外不作他想。小島四處均見石礦場，其中尤以畫中右端一帶最為明顯，而近左邊可見停泊了多艘小船，顯示小島對外有一定的聯繫。昂船洲後來被英國人稱為石匠島（Stonecutters Island），可說是實至名歸了。

從 1845 年哥連臣所繪地圖中，昂船洲面向深水埗的沙灘旁設有三處小碼頭，如果只為接送島上居民及採石工人往返，當然不需要這樣數量的碼頭，另因島上沒有漁民定居，估計該等碼頭主要作運送從島上開採得來的石材之用，碼頭的數目反映了當時採石業在島上（至少是 1845 年前後，可能更早）相當興旺，離碼頭不遠處的峭壁，很可能就是島上的主要採石場。

由於花崗石本身非常沉重，機動運輸出現以前，工人不會亦沒有可能從陸路把重量以噸計的石材運往他處，故早年的石礦場全都設於海旁，以方便從海路運送石材。昂船洲四面環海，這方面無疑是非常便利的，而該島鄰近深水埗，工人到當地市集修理或購置採石工具亦非常方便（修理打石用的金屬工具往往需要專門技術及器材，採石工人一般無法自行處理），進一步造就了昂船洲的採石業。

可惜島上的採石業，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戰敗和《北京條約》的簽訂而終止，留下來的只有 Stonecutters Island 這個英文名字，讓人緬懷該島一段已遭人遺忘的歷史。



1838 年 Auguste Borget 所繪的香港海港，遠處小島上的石礦場清楚可見，幾乎肯定是昂船洲。



1845 年哥連臣地圖中的昂船洲部分，北岸一帶可見一些小碼頭。



註釋

- 1 這裏的「城」是指新安縣城（南頭城），與實際位置吻合。至於「山」名，原是昔日浙、閩、粵沿海地區常用的地理名詞，與「洲」相通，這裏稱為「仰船洲山」，意思重複。
- 2 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香港：天地圖書，2011），頁 319。
- 3 James Hayes,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6-77.





第二次世界大 戰前的昂船洲

